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三十九回 四靈護賢母榮歸 百詩頌聖君盛治

遺珠、阮氏、田氏、紅豆俱大驚失色，一齊扶住，璇姑、素娥忙提交椅，徐徐納坐，與湘靈、天淵及諸媳女，或激切問候，或屏息圍侍，疑乏者去備參湯，疑餓者去取餅餌。水夫人閉目靜坐一會，睜開眼來，說道：「你們不必驚慌，我為御賜匾對，譽過其實，寵逾其分，已覺心口發酸，津津汗出。一著小款，稱謂格外尊重，兼落御名，不覺渾身戰慄，通體汗下，遂致昏暈。閉目凝神一會，已照常矣。」四位公主齊道：「匾對皆非虛譽。父皇在宮，常欲以母事太婆，知事公公，知太婆及公公守禮，斷不肯聽，每發輒止。此心實事太婆如慈母，落一御名，何足盡父皇誠意，敢致太婆謹慎若此！」水夫人道：「公主等為父言則可，為君言則不可；出嫁從夫，又當為夫言，則尤不可！皇上誠公主等，不可有一毫挾貴之心；老身亦誠公主等，不可有一毫挾有助勞之念。汝翁非不有功於社稷，然只屬臣職之常。公主等若視皇上之隆恩，為汝翁所應得，即有助勞之念。於臣道婦道，俱有虧矣！況受寵若驚，臣子之於君父，即分所應得，亦當有慚懼勿勝之念乎？孔子曰：『出則事公卿，入則事父兄，喪事不敢不勉，不為酒困，何有於我哉！』此四事非神奇之行，而以至聖自視，猶不敢居；老身何人，而以道統為辭？匾額更雲德配坤元，是以鸞鳳比鷓鴣，蛟龍比魚蝦也，有不心酸汗出者乎？君猶父也，天也，為臣子而落名，寵逾其分，至矣極矣！戰慄昏暈非勉強，誠慚懼之至也！」顧謂田氏：「妝夫遵旨懸掛十日，十日以後，即謹度高閣，勿常懸以重我罪！」四位公主皆滿心發亮，再拜受教。

初三日慶壽儀注，諸親王、郡王如王子禮；公侯以下，南北向四拜。太君西前，答兩挾拜。水大人俱辭謝，親王等望內遙祝，古心、素臣答拜。初四日，親王、郡王妃如皇子禮；公侯夫人以下，如公侯禮，四拜不挾，太君答兩拜不挾。初二日，東方旭隨同全身行子婿禮，四拜。皇子隨同諸孫婿行禮，皇太孫隨同曾孫婿行禮。太君南面立受；惟太孫命文虛扶住，但拜手，不跪，不頓首。古心、阮氏、素臣、田氏、紅豆率合府眷屬，分班叩祝。鸞吹隨同遺珠，行親女禮。馬玉、乾珠、關蘭以固求，得同未婚諸孫行禮。紅瑤、玉兒、金蟬、篁姑，亦得同諸孫女行禮。大君南面坐受。

初六日，惟楚王、東方所、全性、任信、林土豪、寧文向內遙祝。其內親戚如東陽、徐武、金相長卿、大群、天生、田寶、虎臣、雲北、梁公、洪儒、虎兒，俱以子姪禮拜賀。初七日，劉大夏、戴珊、心真、首公、成之、無外、雙人、正齋、介存、以神、尹雄、鐵面、施存義、袁作忠、聞人傑、林平仲、劉牧之、朱無黨、屈辭，俱向內以子姪禮拜賀。初八日，惟楚王妃、田夫人、餘太夫人、任夫人、賓主禮；其餘李夫人、徐夫人、皇甫夫人、劉夫人、戴夫人、洪夫人、白夫人、龍夫人、鐵夫人、田夫人、劉如召夫人、沈夫人、元夫人、金夫人、匡夫人、尹夫人、邢夫人、水梁夫人、餘夫人、米夫人並任信、土豪、金相、梁公、玉麟之諸妾，俱以幼輩慶祝。

初九日，賽呂並奚奇十二將及三營各府弁，但王叩頭，不打恭。吉於公因係長史，不隨三品以上大臣慶祝。虞揮、禹陵、倪又迂、國無雙、美祐、岑文，因皇子、皇太孫隨同孫婿等行禮，不敢以姪孫婿禮慶祝，亦於是日到府，隨於公後，以屬禮慶祝。古心、素臣親陪。文恩、文寤、文長、金硯、錦囊、鬆紋、韋忠、十男飛卒，叩祝華，即行退出。素臣令張順另陪，於文恩、文寤兩宅筵宴，命文麟、文鳳親遞三杯酒以謝之。隨氏等十二夫人叩祝畢，不敢當客禮。阮氏、田氏、紅豆親遞三杯酒，命風姐、書姐代主。紫函、冰弦、晴霞、生勝、熊熊、烏烏、玉奴、阿錦、賽奴、柏氏、天絲、嬌風、小驪，祝畢即退，璇姑、素娥親遞三杯酒，令沈家另陪於西宅改縉堂。本府內監宮女婢僕下人，因初五日行禮不及，俱於是日叩祝。惟文虛、文嫗設單行禮，至晚賞席，命文柔、文龍各遞酒三杯。餘者不設單，但賞席而已。

初十日，輪著外國使臣。雖奉旨止許正使一人慶祝，已至一百八十餘員；加以扛抬禮物，隨從人等，竟至一二千人。素臣先期奏明，役使三營軍士陪侍下人，把轅門內四十六間房廳，及工部搭蓋蘆篷，都坐滿了，仍不夠席位；只得將三營行營，於空地上張設起來，方才安頓各有坐處。府中將補袞堂及東宅戲彩、西宅改縉兩堂俱設筵席，方才安頓各國使臣，俱有坐位。此月自初一至此日，景星慶雲，日日俱見。使臣們耳聽韶樂，眼見四靈，食甘露之華，飲醴泉之水，觀梅花之神鹿，見五色之林芝，珍禽奇獸，瑤草瓊葩，觀之不足，玩之有餘，無不矯首頓足，心醉神迷，俱叩首懇求，許十年後復協慶祝大君九十壽誕。素臣道：「此回由皇上特恩，家母即幸致遐齡，亦何敢再煩各使！」諸使臣相謂：「屆期當相約各國連名上表，懇奏大聖皇帝可也。」

十一日，合府進宮謝壽，備八十席盛筵，送進宮去。十二日備席分送外國使臣。十三日，請朝臣。十四日，請命婦。十五日，請親。十六日，訪友。十七日，請親友女眷。十八日，請僚屬。十九日，家宴。二十日，宴犒下人。二十一日謝壽起，至二十五日謝畢。至三十日，各遠客陸續散盡。除初十日以前，費用俱出內帑；自十一日起至三十日止，一切酒席犒賞、程儀雜費，整整用去一萬銀子。把合府上下，俱勞乏得耳鳴喉啞，力倦神疲，常是立著走著，便打起瞌睡來。本朝勳臣貴戚家，慶壽之盛，從未有如此之極者矣！

十月初一，水夫人入宮，陳乞骸骨。大皇太后等，俱泣下沾襟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允奏；但請緩時日，於次年二月春和起身。自此後，不按講期，常請入宮，略講一二章書，即留筵宴，以序惜別之情。十三年正月，古心、素臣俱上表，告請終養。天子准古心之奏；不准素臣，降旨慰留。

素臣托劉健、洪文代奏，天子只是不允，懇切慰留。素臣情急，稱疾不起。復因劉大夏值經筵，托其固請。天子泫然道：「自素父奏辭，朕食不終薑，寢不貼席者十餘日矣。主人留客堅，客亦為勉留，素父獨忍舍朕而去耶？」言訖，淚涔涔下，大夏亦泣。良久，天子拭淚，囑大夏：「親見太君，委曲致辭，必得允朕之留，感太君德且不朽！」大夏出朝到府，宣旨欲見太君。水夫人遵旨出見。大夏述聖旨畢，夏泣。水夫人、素臣俱泣。水夫人謂素臣：「君恩至於此極。復遑將母耶？汝死是官可也！」水夫人遂擇於三月初一日起程，因文甲、文由隨侍回南，趕於二月內為文由完婚。年前已經差人到吳江收抬賜第，觀水代為準備。

文氏一族，此時子孫眾多，到文甲一輩上，共有二百餘人。一縣田賦取來，充作族中公用。育嬰孤老等堂及義塾、醫院、粥廠、備荒倉廩，一切執事需人，均由觀水選派族人循謹才幹者，公司其任，以故丁口雖繁，卻無貧戶。聞得水夫人榮歸，欲請觀水轉懇，撥資擴充。觀水不肯，並加意禁制，絕其蔽竇。水夫人起程之日，田氏、璇姑、素娥、湘靈、天淵及諸子、諸媳、諸孫子女并文甲、文由新婦一同送歸，古心一支，亦隨侍回南，京中單留紅豆服侍素臣。文龍、文麟、文鳳、文鼇亦留住在京。取道通州換船南下，連家人僕婦們，共是四十號大船。另備四船，船將園中珍禽奇獸，分載回南。龜龍有靈，亦夾著坐船，游泳而去。兩隻鳳凰，更飛鳴船頭之上，帶著四雛，學弄舌頭，雍雍啾啾，如奏雲璈之曲。沿途百鳥來朝，和鳴相答，甚是好聽。

天子特旨，命沿途地方官照料。一路舳舻相望，泊船處所，男女老幼，擁擠於馬頭之上，歡喜贊歎之聲，山崩潮湧。一入常州境內，冠蓋相屬，官紳等請安送禮，更為熱鬧。水夫人都命文鵬接見，稱命問訊。官紳等近年地方民事，逐一細說，處處民康物阜，政簡刑清，水夫人不勝歡慰。到了吳江，船泊水牆門碼頭，次第登岸，正是二十七日。觀水進見，水夫人問些族人景況，家鄉近事，說到善舉一層，觀水將族人之意述知。

水夫人慨然道：「我正忘了！吳江田賦，每年不過五萬兩，由睦姻任恤之意，推及鄉里善舉，正無窮期，這幾萬銀如何敷用？若專顧親族，即用意又私。弘治二年，龍郎、麟郎由外洋歸，玉佳以兩兒官已極品，懇辭封爵。次日，龍郎、麟郎入朝，皇上賞每人白金十萬兩、黃金萬兩。我因發願：以此款充作善舉，庶不虛聖明之賜，而完除滅老、佛之餘功。今族中既有此意，甚合我願，明日請各處董事進來，商議定了，就將此銀發出可也。」觀水應諾，去請族人不題。

四月初二日，文虎到吳江知縣任，點卯參衙，闕城放告。接印三日之後，就上省謁見撫按藩臬。日治官書，夜稟水夫人教訓，催科撫字，綽然有餘。是年，文彪得子，名〔田光〕；文駿得子，名〔未童〕；文鷗得子，名〔劄〕；文鷺得子，名〔衡〕；文鼈得子，名

倩；文猊得子，名楠。八月初五日，京中紅豆得子，名驢；文龍得子，名界；南邊文甲得子，名施。九月間，文田得子，名銘；京中蛟吟又生一子，名暢；文麟、文鳳、文鼈，又各得子。十月，文鵬、文犀又生一子，文鶴、文騏各舉一女。素巨復得一子、十七孫、兩孫女、兩曾孫矣。水夫人喜得兩雲孫，復添許多曾孫男女。

素臣末子、文龍末子，復與玄孫施，三代同年同月同日，皆係水夫人壽誕，歡悅非常，備酒筵親告祖廟，復會親族筵宴數日。亦將家中所生曾孫、玄孫之事，寫書示知素臣，素臣告祖廟，會親朋。天子親書《百麟兒，三珠樹》以賜素臣。

十月初旬，各省、各外國所彩歌謠，陸續到齊。

素臣與內閣翰林院官詳看定了，錄成副本，進干天子，共五言絕句十二首，七言絕句五十六首，長短句五十一首，七言長行一首。

天子先看那五言絕句是：

聖德才唐虞，仁風偏海隅；普天忘帝力，萬國總康衢。
君聖得臣隊，文謨武略全；人荒歸一闕，隻手即驚天。
黃閣重綸扉，皇夔古所稀；六卿承御意，日日念民依。
百職盡賢良，分猷各展長；書思咸對命，朝宇有輝光。
虎賁皆習禮，驃騎盡知書。五府糾桓地，剛柔不吐茹。
秉節糾文武，寬嚴佈德威；大廉並小法，贏得萬民肥。
兩京十三省，牧伯總公忠；敷教明刑後，醇風處處同。
無官不守典，有吏盡懷刑；公廩無長物，晨昏對一經。
最喜宮牆內，相看禮樂儒；養深真若拙，智極反如愚。
辨色持鋤出，臨昏帶犢休；只知天道好，歲歲得豐收。
蠻夷永不侵，盜賊久雄尋；但職盈寧樂，誰知君相心。
不知君相心，須識古人吟；悲哀與怨悱，何以不如今。

天子復看七言絕句是：

聖德如天未可知，但於巍煥一推評；超周鐵漢過商夏，數到唐虞意未平。
唐有滔天九載洪，虞承唐治易為功；安危反手今逾古，獨仰君王是化工。
炮火冲天起內操，至尊肘腋滿霜刀；自從聖主當陽後，不見中人掛戰袍。
西廠人言是肉林，黃昏白日鬼呻吟；皇恩首去緹騎禍，自此無須買命金。
天尊活佛滿京城，欲保妻兒徹夜驚；淫悲一朝驅已盡，笑著床第有餘情。
傳奉何年許出身，爛羊屠狗列朝紳；聖胡特禁斜封敕，仕路萬無幸進人。
內府才需一尺箋，機坊足費十千錢；自從阿監回京後，不賣妻兒不賣田。
無錢萬口莫稱冤，要洗村坊報國恩；自去監軍奸細絕，年年留得好兒孫。
空山一木起千夫，舊鬼新魂泣大珠；萬累忽捐停採辦，家家競把醉人扶。
琳宮高頌一堂經，萬戶傾箱復倒瓶，讓醢不行饒食用，餘錢留得祭先靈。
此日無人可責言，當年何獄不含冤；九州賴有清刑使，西市收回幾萬魂。
因荒成欠欠成逃，逃地追鄰帶血號；赦盡積逋逃盡復，年年禾麥是恩膏。
眼見虞廷辟四門，文經武緯萃金闈；調元布化除邊患，絕城蠻王拜至尊。
積逋赦後減新租，餘黍多收只少輸；民富共憂君不足，人人思獻百銅蚨。
生民本富莫如田，並入豪家已萬年；忽許划教農戶買，一看南畝一回憐。
農民最苦是荒年，鄭俠圖中繪未全；一自大恩倉有貯，村村旦夕起炊煙。
土物多般總出民，虛傳發價要規銀；尚方久卻千官買，胥後何由問野人。
怕聽當丁銀與匠，血比金錢好入囊；一有朝廷明禁後，無人挖肉復醫瘡。
無錢得死有錢生，白鏹埋冤太平；贖罪忽除周穆弊，荒墳夜雨少啼聲。
輸糧罰紙禍難班，戶工解額有千般；新恩並入田中賦，免得追呼盡日閒。
共知里長害農民，里長長途更苦辛；官運不煩吾父老，農民田長感皇仁。
勢占田房萬萬千，忽傳給主最堪憐；贖回妻子團樂聚，共拜君恩北闕邊。
從來宮女老深宮，此日歸家是夢中；更喜及笄進作婦，好勾粉臂一彎紅。
忍將赤子問官刑，假虎還教獸不寧；汰去冗員人過半，生機治道兩恩銘。
月賜金錢出尚方，卻令沽寵勢猖狂；恩停豈但除煩費，從此闔人氣不揚。
闔餘紈袴總朝官，燈火經生膽盡寒；減去勤勞恩陰例，辟雍泮水共彈冠。
諸多叛逆入官田，不問來由總放捐；歲得黍苗千百萬，怎教感泣不涸漣。
內臣田賜百餘年，也給兒孫供粥饘；誰謂祖宗遺澤例，只知聖主德如天。
靈囿曾傳白鳥詩，何妨糜鹿共追隨；只緣聖德過文德，從柙開籠任所之。
遜國君臣枉斷魂，仁宣德澤正無垠；若非聖主如天度，誰識高皇有太孫。
戾帝懷私廢上皇，縱無謚號亦相當；獨將虞舜親親意，典禮煌煌奉給嘗。
曾聞卻虜杖於謙，竟與王文一例殲；自建崇詞隆謚法，普天忠義氣平添。
太祖從龍殉難臣，子孫與棣足傷神，無端袞冕承宗祀，恍惚疑為隔世人。
辟佛偏同佛作緣，一生禪悟棄陳編；覺宮撤去奸儒主，聖道明如月在天。
悉數功文數不窮，功文極處見神工，盡除佛、老歸王化，忠孝良心萬國同。
蕪穢千年豈易鋤，只緣聖孝篤居廬，亮陰三載無言淚，梟獍荆榛一概除。
荆榛除盡見嘉禾，男只攜鋤女擲梭；中國衣冠皆禮樂，外荒椎給總弦歌。
弦歌聲聞鳳凰鳴，龜泳麟游龍甲明；靈物豈同凡鳥獸，不由人力是天生。
天生瑞物數難終，醴露醇濃登英充；河海宴清皆自得，星生景慶與人同。
同看星雲有百蠻，鳳凰聲裡悉依班；深濡禮樂傾心祝，滿載詩書稽顙還。
這四十首後，復有十六詩，另係一人手筆：

欲傳帝德德難傳，眼見禎祥有萬千；略就百中歌二，吟成俚句已連篇。
麟獲曾悲吾道窮，生麟不與死麟同；春園自見麒麟搏，荒徼能將佛老空。
岐山鳴後鳳凰無，野鳥為鸞筆腐儒。誰得似今儀聖主，雙棲瓊島兩高梧。
天錫元龜告禹功，洛書今見御園中；圓神著德獨從短，極處應知造化通。
非雷非雨見何從，雲霧之中若的蹤；何似宮池水清澈，細將麟甲數真龍。

燦爛周天有七星，星星如月夜無冥；自從復旦歌傳後，如此光華見幾經。
景星達旦即卿雲，百道糾縷五色分；精氣勃時升地氣，天文顯處見人文。
樹樹濃濃穎穎珠，絕勝崖蜜與醞醞；年年只作尋常味，夏水冬湯一例須。
貞觀曾銘一醴泉，於今到處醴涓涓；耕時稚子頻頻送，只當村醪餉野田。
堯階畹莢日乘除，不信今看聖主廬；為恐哀深忘歲月，切教喪滿莫唏噓。
九螢蘭聲得似麼，田中歲歲出嘉禾；兒童見慣渾閒事，只道歧苗似昔多。
殷宗五徙為黃河，一自澄清水不波；陽武、開封頻決處，於今無浪可成渦。
海不揚波測聖人，堪憐一葦渡通津；月明應返乘槎使，兩夜還來入貢臣。
虎賁脫劍說詩書，何必銷兵兵患除；百姓圍橋觀大射，禮客樂節氣舒徐。
赤縣年年報獄空，非關刑賞激揚功；生民自有真廉恥，誰肯拘攣囹圄中。
千祥百瑞數應疲，獨少堯階屈軼奇；唐代有凶堪指斥，聖朝無佞可差池。
天子看完復看長短四首：

出天不知高，臨海不知深；能知天高與海深，方知君相高深一片心。

君相不日日加我衾，亦不日日賜我金；

我田我任，我書我淫，我矢我音，我彈我琴；

何以我過而若君相為之箴，我樂而若君相為之壽？

不有恒產，我何田任？不有堂廡，我何書淫？

不有風雅，我矢何音？不有和樂，我彈何琴？

君相又何必日日加我衾，而次賜我金？

我有資財，不盜不侵；我有妻女，不妖不淫；

我有田疇，不災不侵；我有舟車，不覆不沉；

君相即不日日加我衾，賜我金，

我感君相一片心，高於天之高，深於海之深！

四首後，又六首，另成一格：

感聖君，歌聖君；

不歌君如日，不歌君如雲，

獨歌君如火，芟除荊棘一炬焚，

荊棘焚，良苗分。

分良苗，自聖朝，男耕兼女織，水釣復山樵，

除盡生民蠱，僧尼道冠如煙消；

僧道消，家計饒。

饒家計，由聖帝；無僧可施齋，無道可獻祭，

建寺與裝金，一切方便門永閉；便門閉，事非細。

閉便門，得報恩；歲時供祭祀，奉養足晨昏，

每日一盂飯，也堪留得喂雞豚；喂雞豚，孳息蕃。

蕃孳息，兼整飭；僧去室無奸，尼去家無賊，

絕去淫盜媒，安居妻女心不惑，勤女職。

女職勤，無敗群；杼響臨朝發，機聲靜夜聞，

蓬去麻皆直，深感吾君一炬勛；

感聖君，歌聖君。

天子看完，正揭以後詩歌，只見內侍惶惶而出，向天子耳邊說了兩句。天子登時失色，淚流滿面。正是：

雲雨敷天施造物，琢磨成器失胚胎。

總評

匾對即有過譽，在水夫人當之亦不懸絕，何至心痠汗出？及提出孔聖四言，方見必應如此，並非偽謙。始知陸氏天上地下，惟我獨尊，如釋迦之肆無忌憚，當一棒打殺者也。

天子戒四公主不可一毫挾貴，水夫人復戒不可一毫挾有勳勞，兩路夾來，方於此心理絲毫不走，反覆尋繹，其味無窮！

諸番預求祝壽，早為百歲時天子預籌，十年後事埋根，草蛇灰線之妙，難以備言！「主人留客堅」，及「吾死是官」等語，孝宗留戴珊實錄也。每讀必為下淚，書故採入，以彰聖德。

四靈諸瑞，由於辟除佛老，由於素臣，而實胚胎於水夫人。觀其臨危遺囑，亦可見矣！故於其榮歸，先寫龜龍麟鹿，景星慶雲以神奇之。

鳳凰另寫，文勢便活。此書全部總不著一呆板之筆。

觀水禁制族人，是絕大見識！水夫人從善如流，故即著人請，是絕大學問。

大房一分尚寫不盡，何暇複寫族人？然亦不可不寫。使水夫人歸家，目中看出，口中問出，始趁帶筆寫二，既不雍腫，又不落色，可謂斟酌盡善！

三代同年月日，奇莫奇於此，祥亦莫祥於此。總為辟除佛老，天故不惜至奇至祥之福以獎賞之，為後世聖君賢相勸也。自滅二氏後，暢敘君臣受福，累書不厭，屢變益奇，皆是此意。

諸詩佳者極多，不能一一評覽，讀者自當得之。